

五



秋之意

卢云龙

世界上有未经过日晒而成熟的果实吗？立秋这天，我领悟了一个道理，生命未必都能结出果实。只要拥有尽力开花的经历就不是遗憾的生命了。

二

处暑一过，云便白了很多。秋天的脚步近了，天地间出现了萧杀之气。处暑，即“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也”。就古代中国人来说，这时是出生的好时刻，既不会妨碍农事，也配合了秋天的气氛——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的儿子就是在秋天出生的呵。

处暑节气在每年阳历的8月23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150度时开始。“处暑寒来”是气候的规律。这时，“三伏”已过或接近尾声，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都已逐渐下降，热空气逐渐减弱南退，北方冷空气得寸进尺，加强南侵，造成北方比南方降温更显著。

即便如此，在我们安康，太阳依然那样毒辣；紫外线依然那样强烈；短袖短裤和无袖连衣裙依然漫天飞舞；脚上依然穿凉鞋；屋子里依然开空调吹冷风；女人出门依然带遮阳伞，抹防晒霜；公园、河岸的绿地，依然油绿葱翠，甚至催生嫩芽；街头巷尾，各色花朵，依然尽展芳容……然而，只要你留意，白天温度再高，天气再热，而到了夜晚温度则低，清晨和傍晚已有了秋的凉意。

在过去，处暑这天有许多事要做。农人要收麻，要翻地，“处暑萝卜白露菜”，翻好地就可以种萝卜了。在处暑到白露的这十五天里，会碰上两个十分隆重的节日。一个是七夕，牛郎织女星鹊桥相会，现已成为中国的情人节。一个是中元节。

中元节这天，安康有在汉江上漂放河灯的习俗。说是发了洪水或行船摆渡的人被水冲走而又打捞不上，其亲人就会在他的忌日漂放上一盏河灯以告慰祭念亲人。1993年的农历七月十五，为了祭念十年前的1983年“7·31”在洪灾中离去的亲人的魂灵，一些有心人制作了一百个洁白的河灯，从七里沟的木船上漂放在汉江上。

无论是普通老百姓的“放河灯”，还是道家的“施歌儿”，都是对所有亡灵进行的祝福，让每一个灵魂都得到温暖。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让中元节又叫作“孝义节”。

三

天降之中，没有什么比露水再悄不作声了。大概天公有个筛，密密麻麻只能透过一些湿气，天公一个夜里不睡觉，就筛出这一点一点珠玑般散落在枝上叶上的露水。

喜欢“白露”，因为《诗经》中那首美丽而婉约的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第一次读它时，心里就十分喜欢；芦花掩映，伊人轻舞，水声清秋，妙景天成。那个“宛在水中央”的美丽倩影。从《诗经》里婷婷走出，一直在我的梦中踏歌而行。

“白露”是反映天气现象的节气，它间接地反映了气候变化。在每年阳历9月8日前后，太阳处于黄经165度时开始。《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和《群芳谱》中解释：“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二十四气解》云：“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

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此时，空气中的水汽比较丰沛，由于气温下降，天气转凉，晴天的早上，庭院郊野，人们可见花草树木上凝成许多晶莹的白色露珠。正如杜甫诗：“露从今夜白”。因此称之为“白露”。

又是白露为霜的日子了。我们知道，水对农作物有滋润作用。露水自然也不例外。露水有时带甜味，故又名“甘露”。甘者，甜也，佳也，能更好地促进生机。因此，人们认为，金秋见白露，是“五谷丰登”的象征。为此，古时又有甘露明目治病长生之说。

许多时候，水也让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抚弄一片树叶，是不大容易很快想到里边的水分的。若不提醒，我们更加不会觉得空气之中也弥漫着水。比较起清冽的雨和浩然的雪，似乎露水只给草木擦一把身，洗一个脸，只给枝叶涂一点亮光。然而，就是露水的这一丁点润滑，却是那般渗透。从枝头上滴下来，从竹叶上滑下来，从草尖上滚下来，渗入经脉，进而入骨更甚。见了露珠，别说草木，连人的心里，也会沁透得有些湿，有些明。

露还存有浩大以外的渺小，渺小到让人几乎忘记感恩的程度。或许说，我们还有更多的关于感恩的忘却。

四

秋分这一天，是阴阳交接，分割寒暑的日子。古人认为，一年四季变换，寒暑交替，是因为天地间有着阴阳二气。《黄帝内经》上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秋分是反映季节变化的节气，在每年阳历9月23日前后，太阳处于黄经180度秋分点时开始。这说明它和“春分”一样有两个含义：即把秋季90天一分两半和平分了昼夜之意。

“未雨绸缪”，生物亦然。虫类知道了秋分就不打雷了，天气渐渐变冷，冬眠之日将到，便纷纷修造冬眠处所，或将原先的窟穴之户用土堵塞，以便寒气一到，马上堵穴御寒，安然过冬。

自古以来，秋是悲伤的象征，是没落的表现，是人生愁绪的晴雨表。屈原说“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宋玉说“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曹丕在《燕歌行》也有同样的诗句“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自然界万物萧条落叶纷飞，首先映入人的眼帘，自然界的物象使人产生了心灵的共感，由宇宙的四季自然联想到人生的四季，“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秋叶飘零，及物及人，悲从中来，正如陆机《文赋》所言“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物之枯荣引发心之悲喜。

对农人而言，“八月白露又秋分，收稻再把麦田耕”。秋分节气，各地进入秋收，这是分外忙碌的季节。“秋忙忙忙，绣女也要出闺房”。秋收不是收，是抢，跟太阳抢，跟雨水抢，除了收，还要抢晴耕翻，准备小麦和油菜的播种。秋收、秋耕、秋种，谓之“三秋”。这是一年庄稼的终点，也是下一年庄稼的起点，因为农人朴拙的劳作，大自然才对他们信加赞许，奖励他们整整一个秋天。

由此，我想到了人生。生命的意义何在？或许，一只虫，一朵花，一片树叶凭本能所知的，要比任何一个人类所能了解得更深遂。如同这叶子落了，树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六

晚秋初冬时节，天气已经寒冷，特别是无风无云的晴天夜晚，天空没有云彩，月光熠熠，地面上如同揭了被子，散热很快。当温度骤然降至0℃以下时，空气中的水汽与草木、岩石、土壤一接触，就会凝成细微的水晶，冰针或六角形的霜花附于其上，这就是霜。由于霜是近地面附近的水汽凝结而成，所以不管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凝结条件，就会有霜而“降”。

如此说来，“霜降”是表征水汽凝结和温度下降的节气，每年阳历10月23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210度时开始，含有天气渐凉，开始降霜的意思。

传说天神之女——青女是司管霜雪的。每年农历“霜降”节气来到之时，夜间青女就携着盛霜篮子出来，把白皑皑的霜洒遍人间，以“肃杀”草木。这个传说反映了古人的一种观念，认为霜是“天降”的。民间有“下霜”之说，古典诗词中有“飞霜”、“落霜”、“大雨霜”等词语。其实，霜并不是天上“飞”下来的，而是近地面水汽凝而为霜。露水怎样凝成霜呢？南宋诗人吕本中在《南歌子·旅思》中写有：“驿内侵斜月，溪桥度晚晴”。陆游在《霜月》中写有：“枯草霜花白，寒窗月影新”。说明寒霜出现于秋天晴朗的月夜。

在气象学上，霜是水气凝华现象。秋季出现的第一次霜叫初霜，也叫早霜，还叫菊花霜，因为秋季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春季的最后一次霜叫终霜，也叫晚霜，还叫杏花霜，因为春季是杏花盛开的季节。此时的秋天，在落拓的诗人看来，一如人到中年：“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大地如老人的两鬓，一片斑白——秋天的露水，竟形象地概括了人的一生。连一代枭雄曹操也发出这样的感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然而，“霜降”，又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节。漫步于山野当中，层层叠叠的山林，显出不同层次的色彩，昨天还是满世界的绿，今天已是层林尽染，经过风霜后的林木，是那样的庄重、深沉和含蓄，甚至每一片树叶，都变得成熟而优雅，真是“霜重色愈浓”啊！

《周易》上说“履霜，坚冰至”。霜既已降，很快就要结冰。哦，霜降，凝重地打发了秋天最后一个节气，迎接冬天的降临。

灿烂的阳光，高远的碧空，淡淡的浮云，和煦的微风，金黄的梧桐，澄澈的池水，掠过的飞鸟……秋，总在不经意间拨动了我的心弦。令我怀想那岁月之河中流淌而去的一个个秋，和那秋中的人，秋中的事，这一切涌成我心中温暖的潮水。

四季有四季的特点：“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孤松”。但我以为秋天是令人怀念的——与春天的浓艳热闹相比，秋天是肃穆静寂的；与夏天的芜杂茂密相比，秋天是简洁透明的；与冬天的空灵虚幻相比，秋天是厚实宽容的。

只是，城市的街头没有秋天的风景了，楼房、街道、车辆、行人，一年四季都笼罩在一种氛围中。那些巨大的商业广告牌永远闪着诱惑的眉眼，嘈杂的街市的声音已经迟钝了人们对季节的感觉。只有秋风，从远方来，带来秋天的讯息。直到有一天，街道两旁的树叶黄了，那些树木，就成了城市秋天的唯一的名片。

在四季的轮回中，城市的人们会忽略季节的细节和意义，这是不应该的。先祖们在秋天曾经有过狂欢热闹的场所，在月光下，在秋场上，跳着原始粗犷的舞蹈，唱着节奏简单的歌谣，庆祝着秋天的收成。并约定成了许许多多的习俗流传至今。

按二十四节气，共有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属于秋季。在气候学中，秋季是指候（5天为一候）平均气温10℃至22℃的时段。

秋天是收获，是结果，是一切过程的总结。古诗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是喜庆的，热闹的，收获的；秋是香甜的，金色的，多彩的。我就是在这金色的秋天里，收获了我的爱情、儿子、事业，甚至《细雨风铃》《男人情怀》《安康风情》诸多文集，都是秋天面世的。

秋来了，带着温婉的凄雨荒凉，身着鲜艳的金色华美长袍。拖地的长袍，绣着片片飞舞的娇红枫叶，缀着一地的金珠子，闪着抖抖的光。

秋是高贵华美的女子，眼神里有深刻的愁绪，唇间含诱人的深红果实。一步步谦逊地踱过，伴着沙沙哑哑的风声。

秋让生命知觉最敏锐，心灵层次最丰富，想象力最遥远……一个人最有和自己对话的冲动。

秋声，一阙收获的歌。

历书上说：“斗指西南维为立秋，阴意出地始杀万物，按秋训示，谷熟也。”立秋后，谷物成熟，气温逐渐下降，月明风清，秋高气爽，在每年阳历的8月8日前后，太阳到达黄经135度时即为立秋节气。

立秋是夏秋之交的重要节气，古人历来都很重视这个节气。在我国封建社会，还有立秋迎秋之俗。每到此日，封建帝王亲率文武百官到城郊设坛迎秋，仪式非常隆重。而老百姓呢，熬过了漫长的炎夏夏日，人们有了食欲，所有立秋的民俗多与吃有关，民以食为天嘛。比如在立秋这天悬秤称人，将此时的体重与立夏时相比。因为夏天炎热，饭食清淡简单，几个月下来，体重都要减少，立秋后胃口大开，想吃点好的补偿夏天的损失，补的办法就是“贴秋膘”，多吃肉。还有在立秋当天买个西瓜回家，全家人围着啃，团团圆圆啃个秋等等。

《礼记》载：“立秋”的第一物候是“凉风至”。如果说春风是暖风、偏东风，夏风是热风，偏南风，那么秋风即凉风，偏北风。我对秋的认知来源于脚下的一片梧桐叶子。金黄色的，静静地躺在地上。下意识里忽然有了“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的意味。蓦然醒悟，秋天来了，尽管安康还是热的要命哩。

把落叶捧在手掌心，若有所思地想：花开花谢，叶黄叶落，本是自然现象，只是有了一种经历。经历，不正是人生的意义所在吗？经历了春天的柔情，才能懂得花开的意义；经历了夏天的奔放，才能感受阳光的欢笑；经历了秋季的萧瑟，方才领悟大雁为什么飞翔；经历了严冬的霜雪，始能明了寒梅为什么盛放……

世界上有未经过风吹雨打而成熟的果实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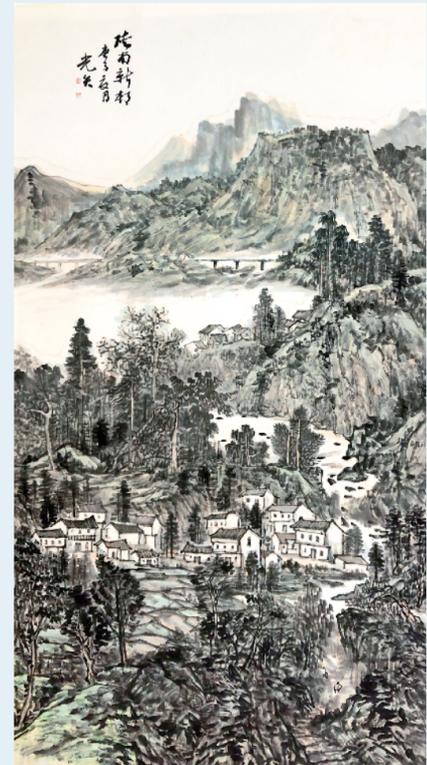
樊光矢，1988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中共党员、高级教师。先后就职于安康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汉滨高中教育集团；现为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安康市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作者絮语

学画以专心为贵。如遇良师，当专心随学。有了一定基础，则可兼学诸师，上溯古人。古人讲艺如其人，画如其人，实为至理名言。学得文武艺，奉献百姓家。无奉献之心，哪会有奉献之艺？心正则笔正。不修公正之心，哪来冲穆之神？无寂寞研习之志，哪来雅正之气？所以平素须择善而从，择义而为。

艺海无涯，尽善尽美之画无多。故观赏国画，不宜贬谪，应善于汲取人家长处。能取优用长，才能充实完善自己。对于自己作品，宜广泛听取批评，善于弥补不足，方能提高自己的水平。雅俗之分，文野之分，切不可自封。有麝自来香，不用大风扬。雅者自雅，俗者自俗，文者自文，野者自野，实为修养所系，不期然而自然。此中道理，唯智者知之。中国画讲究笔精墨妙，气韵生动。谈谈容易，做到难。所以辛勤一生，但求精品。无有精品，何能传世，何能奉献？

艺海滔滔，优胜劣汰，古今皆然。好画无言，世人争传。劣品欺世，自不久长。每念及此，不寒而栗，怎敢不精心画。



樊光矢画 陕南新村



樊光矢画 吉河秘境



樊光矢画 春山行

安康生态资源丰富，“江湖”文化也源远流长。金庸笔下江湖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江湖一词有多重引申含义，我说的“江湖”也不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场所，它是城市流浪奔波、卖艺卖药、羁旅之人的一种生活状态。在我心中，江湖就是儿时的梦。时间如江水般流淌，似乎有关汉江的人和事，相距那么遥远，却又感觉这么亲近。

汉江既有巴蜀文化的基因，又有荆楚文化的根基，更有三秦文化的古朴粗犷。汉江边上，热血文学的青年有一个“江湖梦”，手握着一支笔，浪迹天涯海角。我行走的江湖路有过不少坎坷，打过工、当过兵、经过商、当过文学爱好者，从抒写秦巴山峦写起，笑着江山如画，从“江湖”行走中汲取营养，虽然得了一场大病，去鬼门关走了一圈，看到父老乡亲喜欢我的作品，比我还高兴的是我的父母亲。

我是一个幸运儿，作为初中辍学生，我对“文秘”这个名号很珍惜，用文字跟前辈领导服务，用作品跟父老乡亲交朋友。从讲话稿、主持词开始起步，接着写山情水色。我生于20世纪80年代，童年在汉水之滨的三道湾度过，接触到普普通通的百姓和千奇百怪的草药，始终忘不了江湖人和江湖事。

那是打麦时节，我挥着鞭子，跟着牛信学放牛羊，忽然闯进马蜂窝，紧接着就是鸡皮疙瘩、上吐下泻，昏迷不醒，乡卫生院觉得没钱医治便无生还的可能，父老乡亲和我腿脚父亲把我送到赤脚医生家，赤脚医生觉得我脏，硬是把我死马当活马医，通过高山露水、人工呼吸、偏方草药抢救。那一夜，我高烧不退，奄奄一息，父亲和赤脚医生却一夜没睡，照看这个不知生死的孩子。天亮了，耳边响起熟悉的妈妈叫声，现场父亲和爸妈对赤脚医生千万感谢，赤脚医生说：“人要行善，好有好报。”

还有在上小学时，总想着指望长大后，总觉得每天有做不完的功课，每天会被父母长辈指挥着学这干那，叛逆的情绪慢慢在心里酝酿发酵，直到有一天踏上了江湖路，才慢慢地明白：社会是精彩的，江湖路却是不易，上班要赚钱，下班经营个人生活，还要关注日渐老去的父母，绝不能像古装的侠客那样，背剑江湖行，快意恩仇录，喜欢的不一定能做，更有大把不喜欢的事情要去做。

每年冬天来临，我并不惧怕雪天和寒冷，而是怀着某种期待，某种欣喜，就像我天天盼着常年坚守在汉水之滨的父老亲人和年迈的母亲能安然酣睡，以便她第二天醒来时能神清气爽，对我绽放一个春天般的笑容。

随后许多年，我一个人行走江湖，走马观花不会为谁驻足，只把春游百花、盛夏避暑、金秋赏叶、冬季滑雪作为每一个来自故乡的召唤和行为的理由。我始终感念时代和父老乡亲，珍惜花草树木，礼遇高山流水，书写善人善事，铭记秦巴汉水和父老乡亲的江湖之情。

命是父母给的，运是江湖练的，我的作品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和父老乡亲的感情产生了共情，这些不足，父老乡亲就原谅了。我喜欢一句话：“日是好日，活着就是好。”不管人生遭遇如何，都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活着看到早晨的太阳就是人生最大幸福。我在养病期间，有了写作的爱好，便起了“三道湾”这个笔名。

有的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恩怨，既然来到这个世界是偶然的，离开更是必然的。江湖问路不向心，问山问水一路行。俯瞰滔滔江水，江面波光粼粼。

也说江湖

王典根